

辛亥义士彭楚藩



彭楚藩常说,“我们革命要能吃三个弹,就是枪弹、炮弹、炸弹”。

彭楚藩就义前归家,6岁的女儿彭小藩在江边相送,拉着父亲的手不放,口里不停地喊,“父别走,我们一同回乡里”。父亲挣开她的手,哄着,“父有事忙,过年再回来看你们。”

船开了,谁知这次分手,竟成永别。

烈士的鲜血,浇旺革命的烈火。

1911年10月10日晚7时,新军第八镇工程营打响第一枪,革命党人踏着彭刘杨三烈士的血迹,口中高呼“三烈在前,我们在后”,猛攻督署。经过一夜浴血奋战,翌日武昌首义成功,几千年帝制在辛亥革命中分崩离析。

彭刘杨三烈士中,第一个牺牲的是彭楚藩。彭楚藩字青云,原名祖藩,1887年生,湖北鄂城人。他自幼聪颖,读书过目不忘,20岁时在华容广福寺执教,受同乡密传的《猛回头》、《革命军》等革命书刊影响,他决意投笔从戎。1911年9月,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,准备武装起义,彭楚藩被推为军事筹备员之一,负责侦察武汉各军布置及防务情况。

据汉阳人王保民1961年回忆:1909年,王保民在陆军警备队见习,曾与彭楚藩朝夕密谋革命,平素听他常谈,“我们革命要能吃三个弹,就是枪弹、炮弹、炸弹。”

长江日报资深媒体人罗时汉在他的著作《城市英雄》中,将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、李鹏升、熊秉坤等辛亥先烈称为“小人物”。他感慨,“足见彭楚藩不怕牺牲的勇气,他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,正是这些小人物迈出了历史的大步伐!”

父亲留给我最后的怀抱

彭楚藩就义时,他女儿彭小藩年仅6岁。由于彭楚藩家住平湖门一带,离督署太近。大战在即,他将妻子秦玉枝和女儿招弟雇船送回鄂州,并嘱咐把招弟改名为小藩。1980年代,时年86岁的彭小藩通过口述,回忆起父亲就义前的最后片断:

辛亥年(1911年)八月初三,父亲从胡舜祖家里开会回来,抱起我说,“好乖乖,过几天和你妈妈一同回乡下去。”

母亲着急地问,“刚在城里安下来,怎么又要搬回乡下去?”

父亲激动地说,“文学社与共进社联合开了会,很快就要起义。我已带信要小藩的祖父来接你们回乡,以免我的后顾之忧。等我们成功后,再接你们回来。”接着,父亲又坚定地说,“这次起义,是革命党人十多年来心血的结晶。发动那天,我冲锋在前,决一死战,倘有不测,你也勿须悲伤。人生终有一死,与其苟且偷生,当洋人的奴才,不如举旗起义,推翻清王朝封建帝制,即使战死沙场,也偿我平生报国之恩。现在为国而又顾家,实难两全,父母和孩子就拜托你了。”

母亲听着,泪流满面。她呜咽着说,“我不走,要活,我们活在一起;要死,也死在一块。”

离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。八月初九下午,祖父来船接走小藩母子。彭小藩回忆:在江边,我拉着父亲的手不放,口里不停地喊,“父别走,我们一同回乡里。”父亲挣开我的手,哄着我说,“父有事忙,过年再回来看你们。”

祖父也接过话头责怪父亲,“中秋节你也该回家看看,你娘年迈病重,经常挂念你,你已五个中秋节没回家了,前年你的独儿子病死,你都不回家,你也太不顾家了。”母亲听了这些,也禁不住声泪俱下。

船开了,谁知这次分手,竟成永别。年幼的小藩不知道,这是父亲留给自己最后的怀抱。

被捕前听了场机器戏

送走妻儿,彭楚藩身无牵挂,更加坚定、乐观地投入革命。被捕之前,彭楚藩在小朝街85号机关还和其他革命党人开了个玩笑。他取出身上所携,对大家说,“伙计们,我这些钱可以分你们一个人7块,仗打起来了,可以买几个烧饼填填肚子呀。”罗时汉说,当时,已是风声鹤唳,彭楚藩还出门租了一台留声机放在楼下,让大家听机器戏,一来掩护楼上动静,二来缓和大家情绪。

1911年10月10日,就在胜利的黎明前,彭楚藩被清王朝杀害,年仅25岁。

200名革命军兵士旗幡鼓号相送

一个月后,彭楚藩的妻女扶柩,将他的亡灵迎回故乡鄂城。

烈士回乡这天,气氛极为肃穆悲壮。据辛亥史料记载,当时,200名革命军兵士旗幡鼓号护送,武昌全城闭市,民众沿街摆上祭品挥泪相送。南京临时军政府副总统、湖北都督黎元洪及武昌督军要员亲自送至武昌船码头,并委派“四大金刚”蔡济民、徐达明、吴醒汉、王文锦主持葬事。一火轮载棺及亲属,一火轮载护送士兵,20炮船护航出武汉港,沿长江直下至葛店沐鹄港起坡,鄂城乡亲亦集港码头恭迎,沿途摆设香案相接。彭楚藩当年的老师谢秀川挽联上书:“岂有将军怕断头,男儿一死足千秋。欲兴汉室驱狼虎,耻事清廷作马牛。申叔谋欲堪霸业,武侯经济在扶刘。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暗流。”

而今,鄂城西山的彭楚藩墓地已辟为公园,成为中外游客观美景、悼先烈之地。正如鄂城人所说,西山得彭烈士墓,山水为之增色,不逊西湖之有岳坟。



百年辛亥风云·武昌首义·细节

一个外国人眼中的辛亥革命

『我正在目睹一场真正的革命』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 梁昆 彭青林



武汉汉口江边,一个叫鲍布美国人紧盯着长江对岸的武昌城,整座城市仿佛燃烧在熊熊烈火之中,年轻人脸上像醉酒般兴奋。

这一天,是1911年10月10日。

4天后,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,鲍布仍难掩激动之情,“亲爱的妈妈,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看见一场革命,但是现在我正在目睹一场真正的革命。”

鲍布所指的,便是辛亥革命。当时,他在汉口一家外国商行任职。直觉告诉他,他正在见证一起大事件的发生。鲍布所言非虚,这场由中国年轻人发起的暴力革命,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。目睹武昌首义后,激动不已的他连给母亲写了两封家书,描述他眼中的中国革命。

1911年10月14日,鲍布写下了第一封家书:“这里总共有三座城市:汉口、武昌、汉阳。武昌是省会,也是三座城市中唯一有城墙的城市。革命党人的总部设在武昌,他们把城门关了两天,烧毁了总督衙门及其他官署。总督逃到长江上一艘清朝的兵舰上,其他官员及拒绝参加起义的军官处以死刑。武昌现有15000人参加了革命来反对政府并占领了武昌。这时,大约有2万士兵正在另一个省执行任务,停在港口兵舰上的清兵直到有足够兵舰才敢交火……这样,他们就占领有这三座城市。清政府从北京派遣30000军队及巡洋舰来夺回三座城市。政府不相信自己的士兵,武昌的士兵很少有人继续忠于政府。”

在信中,鲍布也谈及革命党人对外国人的态度:“叛乱者在事件发生期间行为公正,他们签署宣言,任何恐吓外国人的人将被处死,任何做有利于保护外国人及教堂的人将得到奖赏。他们做尽其职责范围内的事以获得外国人的支持。清政府亦保护外国人,但对外国人来讲绝对没有必要紧张,我们有15艘军舰保护外国人的利益。外国人注视着—



辛亥阳夏之战,火焚汉口缺失甚巨。

切,我从没有这么兴奋过……和租界交界有一条街,前天叛乱者烧毁了这条街道,那里有很多外国海员和海军,他们在那条街上使用了大约50个快速灭火器……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大火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燃烧。”

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,鲍布对辛亥革命有着超乎寻常的预感,“您不用担心我,我们受到的保护很好,叛乱者肯定会胜利,大家都这样认为,因为所有的士兵都正在变成叛乱者。我很幸运能目睹一场真正的战争。”

也许担心美国报纸过份的渲染惊吓着母亲。10月30日,他又提笔给母亲写了第二封家书,继续将自己经历的伟大事件传递到大洋彼岸。

“亲爱的妈妈,这周事情发生很多,一周来战事不断,双方损失惨重。昨天,叛乱者死亡2000多人,清军三四百人。战斗只是刚刚开始,因为最重要的城市武昌和汉阳一定要被清军夺回来,叛乱者现在有两座城市,他们防护坚固。”鲍布在信中接着写道,“昨天,我站在楼顶上,看见双方正在作战,双方的侦察兵互相侦察。我看见有个士兵在一个地方站了15分钟,四周子弹乱飞,他不能逃脱,因为周围都是清兵,但是他坚持战斗,直到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。我一生中从没有经历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。我看见一个士兵在一个地方用旗子发信号,子弹在他四周乱飞,大约十分钟后,他也被击中,但他毫无惧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。”

最后,鲍布在信中安慰母亲,“我学了一点汉语,可以与中国人打交道了,也可以和他们做买卖,也可以和他们进行友好的对话。”

当年的信件,是一部鲜活的记录。透过美国人鲍布的眼睛,我们看到了一场不同于我们想象,反倒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让人兴奋的辛亥革命。

8月底我们来到武汉,长江水滔滔仍旧,站在100年前鲍布所站的位置,如今已是美丽的江滩。对岸的武昌城,塔吊林立。生活在详和与宁静中的人们可曾知道,100年前燃起的熊熊大火,它曾经终结了一个王朝,诞生了一个共和政权。

剪辫子后的汉口新军,主要是『八〇后』。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高虹 梁昆 彭青林